



Waltz On The
Blood Moon

血月的 华尔兹 Waltz On The Blood Moon

“我曾想要这种永生中的爱与美善……”

—— [美] 安妮·莱斯

与安妮·莱斯共存的吸血鬼经典乐章

重述哥特式的古老浪漫

你一生必读的唯美永生

艾米歇尔/著



血月的华尔兹

Waltz on the Blood Moon



“光明被人赞美时，黑暗也在悄悄延伸，当一种生命
延续成永恒时，怎能不看到迷惘交织的天空。”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月的华尔兹 / 艾米歇尔著.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5613-3908-4

I. 血... II. 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7005 号

图书代号: SK7N0792

责任编辑: 周 宏
封面设计: 曹祎菲
版型设计: 祝志霞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 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02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3908-4
定 价: 25.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有时候，等待得太久，你就会忘掉在等待什么，留下来的，只有等待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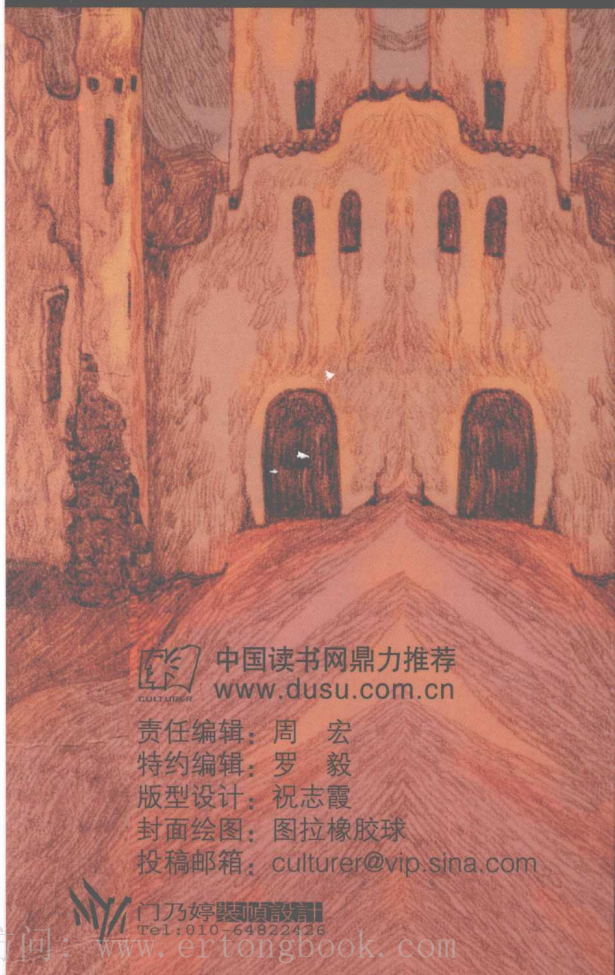
月光静静地泻在桌旁的玫瑰花上，给一切笼上一层不真实的轻纱，歌女的喃喃低唱轻轻抚慰着躁动的酒吧。风情欢畅的各种面孔在眼前流过，我无力去看，时间终会将一切抹成苍白。

温热的血液迅速融合到我的身体各个细胞，每一个毛孔都陷入了舒服的慵懒中，我眯起眼睛，静静迎接比吸血更能带来快感的释能过程。完美的代价总是残忍的，就像这转换血能带来的极度快乐，之后就是无尽迷恋时的杀戮和堕落。

口中留着的血液独特的浓郁芳香，虽然躺在床上，但是我感觉到自己仿佛漂浮在半空中，让人迷醉的眩晕阵阵袭来，足以让你忘记所有的恐惧、孤寂和黑暗。



一张嘴角笑意盎然，心头却迷雾纠结的黯淡容颜。这个夜夜绽放又朝朝枯萎的翩跹灵魂。无关美丽，无关灿烂，仅是蜕变。假如有一丝发梢让你熟悉，假如有瞳光剪影让你依稀如逢故人，那么擦肩而过的风景中，她有一个名字——艾米歇尔。



中国读书网鼎力推荐
www.dusu.com.cn

责任编辑：周 宏
特约编辑：罗 毅
版型设计：祝志霞
封面绘图：图拉橡胶球
投稿邮箱：culturur@vip.sina.com



门乃婷装帧设计
Tel: 010-64822426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开启的序幕	1
1. 满月之夜	2
2. 迷惘的微笑	6
3. 贪婪的代价	11
4. 幻影独舞	19
5. 寻访的长廊	21
6. 仇恨的伤痛	26
7. 血殇之链	29
8. 离伤	33
9. 星的影子	35
10. 无言的凋谢	38
11. 背弃之棺	45
12. 暗夜之初	47
13. 死亡祭祀	53
14. 杀戮的忧郁	59
15. 自由的味道	68
16. 朽之灵魂	73
17. 不可触摸的浮华	77
18. 流泪的香氛	82
19. 死之天平	88



Waltz on the Blood Moon

20. 空白阡陌	93
21. 不悔的鞭当痕	101
22. 命运长夜	104
23. 角落的丑剧	110
24. 温婉的星辉	116
25. 颓然的希翼	119
26. 虔诚的背叛	127
27. 暗夜束章	132
28. 信仰的讣文	135
29. 腐血之勇士	141
30. 无触的真实	146
31. 审判的亡途	150
32. 骄傲的剪影	158
33. 失声的主角	162
34. 纯净的杀戮	168
35. 魔魅的追逐	173
36. 鬼蝠的圣餐	177
37. 归罪的宿鸦	184
38. 堕落的眷恋	187
39. 抉择之荣耀	192
40. 冰封的不弃	196
41. 污渍吞没的约定	203
42. 奢华的兽性	209
43. 欲念的战鼓	214
44. 不朽之荒原	221
45. 亡人的嘲弄	226
46. 献祭的羔羊	232



Waltz on the Blood Moon

开启的序幕

我们朝圣，我们膜拜，却无人真正敢踩平铺满铁荆棘的路。岩浆跳跃的山口，那里才是时间的尽头。

寂静过后，金色的号角声响彻天堂，神的鹰盘旋在脚镣声声之上。

祈祷的诵声响起，结界的轮盘张开。

这缭绕的气息已被咏唱得筋疲力尽，世界的封印回归拼合。

唯独蒙蔽的，是阳光下的眼睛。

光明被人赞美时，黑暗也在悄悄延伸，当一种生命延续成永恒时，怎能不看到迷惘交织的天空。

正与反的拥抱才是整个宇宙。

圣殿的大厅，我谦卑地俯首，追寻那至理的手杖，一纸契约，踏着鲜红的漆章，从此灵魂锁在流淌的祭坛之上。

那么，苏醒了么，看到了就起来吧，回应我！

无论是哪里，

无论在何方……

请记住，最后一个满月的影子下，玫瑰荒地，vampire 街，十三号。

我在那里。

1. 满月之夜

有时候，等待得太久，你就会忘掉在等待什么，留下来的，只有等待本身……

就像现在的我，寻找了这么久，却不知道自己要找的是他，还是她。似乎连当初的理由都模糊了起来，只剩下寻找这个动作存在着。

月光静静地泻在桌旁的玫瑰花上，给一切笼上一层不真实的轻纱，歌女的喃喃低唱轻轻抚慰着躁动的酒吧。风情欢畅的各种面孔在眼前流过，我无力去看，时间终会将一切抹成苍白。

面前的男子将一杯葡萄酒慢慢推到我面前，老练的眼神试探着我的意思。玻璃杯冰凉的温度让我惬意，他有一双湛蓝的眼睛，记忆中蓝天在阳光下的色彩就是这样的吧。敞开的衣领下，露出健硕的肌肉。

又是一个满月的日子，抬头看看窗外，今夜，我需要他。

低下头，用我能想起来的表情嫣然一笑后，端起了酒杯。他露出获胜的笑意，大胆地靠着我坐过来。杯中的液体鲜红恣意，我已经很久不需要这样的食物了，久得我想不起它的味道，只好和着想象饮上

一口，尽量试图从满口的苦涩中品尝出些什么。

放下酒杯，我们默契地起身向外走去。

月光将穿过树林的小径照出了更多的阴影，我将垂在额前的头发拢到耳后，树梢上的猫头鹰声声怪叫着，在这样寂静的夜晚，它是在嘲笑这个男子不知道自己在和一个怎样的生物并肩行走吗？

是的，生物！漫长的数百年中，我的身份是生物，现在和将来。我后悔过吗？路是自己选的，从没打算过回头，直到寻找的尽头……

那男子回过头来温柔地拉起我的手说：“你是害怕了吗？手这么凉。”他的手掌坚硬有力，手心有层厚厚的茧，热度透过皮肤渗到我的细胞中，他不知道自己这样的举动有多危险，鲜活的温度让我兴奋。伸出手指回握住他，贪婪地感受着他血液蹿窜流淌的声音。

就到这里吧，我和一个猎物待在一起的时间也太长了。

他突然停下脚步，解下外衣，带着体温披到我的肩上：

“柔弱的人儿，没有谁照顾你吗？”

我的喉咙干咽了一下，强压住阵阵冲动的痉挛，舔舔干渴的嘴唇说：

“我们走吧！”

渗着鲜血的尸体会引来无数夜间的猛兽，此刻，我突然不想让他死在这个无人发现的地方，弄得面目全非。这就是我可笑的仁慈吧，曾无数次提醒自己去温习遥远的人性，可是还是阻止不了它变成理性的记忆和狩猎的手段。我大概应该悲哀吧，可早已失去了悲哀的资格。

有种选择，没有回头路……

廊上的烛光昏暗摇曳，狭窄的楼梯上，他将手大胆地放在我的腰上，几乎是将我托着走上楼。终于到了，够了，他掌心的温度已经撩动我很久，关上房门，我迫不及待地将他按在墙上，鼻尖凑近他的领口，深吸一口久违了的气息，一种让人迷醉的眩晕冲进大脑，我都能听到

脉搏有节奏的跳动，这是多么诱人的旋律。

他将我抱起放在床上的那一刻，我突然害怕了，他是不是我等的人？

“我爱你，宝贝。”他缓缓地吻着我的头发，额头，眼睛，“知道吗？你的眼睛不可思议。”

这样的话我已听过记不清的次数，在我的耳边就像风一样走过，没有任何痕迹。

认出我来吧，求你，认出我来吧，我已经找了你太久，我祈求。

他的嘴唇很柔软，但就是没有说出任何话来。

我难过地看着那双天空颜色的眼睛，想哭，只是契约面前我已经献上了晶莹的泪珠，如今我只能想象它星星般的光泽，流不出一滴来。

又一次失望让我更加饥肠辘辘，确认周围的环境安全后，我暂时放弃了理智，如果无尽的黑暗是残忍的代价，那么请允许我享受片刻的欢娱吧。

他的心跳明显加快，挑起我更强烈的欲望，他似乎很享受我的吻，舌尖慢慢从他耳垂上滑下，直抵脖颈，这里的脉动隔着皮肤就能看到，灵巧的舌尖轻舔那美妙的跳动，他低声呻吟着抚摸我的背。

结束吧，我露出隐忍好久的尖牙咬了下去……

对不起，我不想杀死你，只是满月的时候，我需要一个人完整的血液。

似乎还有点烫的新鲜血液从我的喉咙中流过的那刻，我沉浸在舒畅和歉意交织的快感中，将手放在脖颈的另一侧，感受着他的心跳慢慢平缓，几次挣扎后终于停止了，最后一下跳动时，我准确地停止了吮吸，完成了这次完美的进餐过程。

男人的手渐渐从我的背上垂了下来，身体仍是温热的，可是此刻他已不再是活人，而是一具死尸。他保留着刚才享受的微笑，这让我

很满意自己的技巧，又一次“仁慈”地引导猎物快乐地拥抱了死亡。

温热的血液迅速融合到我的身体各个细胞，每一个毛孔都陷入了舒服的慵懒中，我眯起眼睛，静静迎接比吸血更能带来快感的释能过程。完美的代价总是残忍的，就像这转换血能带来的极度快乐，之后就是无尽迷恋时的杀戮和堕落。

口中还留着血液独特的浓郁芳香，虽然躺在床上，但是我感觉到自己仿佛漂浮在半空中，让人迷醉的眩晕阵阵袭来，足以让你忘记所有的恐惧、孤寂和黑暗，甚至忘记这是一个血族最容易被攻击的时刻。

2. 迷惘的微笑

夜晚终于降临了，一整天我都不得不躲在这个狭窄的地下墓穴中，和尚未腐烂的尸骨挤在同一个棺材中，好吸取这里大量的阴寒气息来抵御阳光带来的炙热气浪。

曾经厌恶这样的生活，厌恶无尽的血腥和黑暗，如今我学会了接受，因为只有接受才能活着，不，我想应该是存在着，只有永恒的存在才能支撑起漫长的等待。

整理一下湖蓝色的长裙，将头发高高盘起，顺手从那堆尸骸中抽出一根细细的骨头，把一头削尖，斜插在头发中；以此警告那些同族中的小鬼们，我需要安静，不要不自量力地来骚扰。

这是血族默认的一种暗语，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争斗，佩带上某些特定的饰物时，就代表你向同类表明中立的立场：暂时不想攻击，也不想被攻击。尽管这样的做法可能引来猎人的追踪，我还是想再使用一次。因为我只想在前方那个充满了异能的城镇中，安静地狩猎，然后离开。

昨夜的那场雨似乎让一切生命都充满了勃勃生机，白天的烈日

也没能赶走空气中湿漉漉的泥土香。我深吸一口气，换出胸中难受的腐烂尸臭，悠闲地漫步在石块铺成的街道上，两旁房屋中透出缕缕昏暗的灯光，让我的眼睛感到很放松。然而这里出乎意料地安静，没有行人，没有情侣，没有醉汉，甚至连酒馆和声色场所都一片暗哑。

虽然很好奇，但我不想多管闲事，好奇只能将你置之死地。我转身向小巷走去，如果再遇不到猎物，只有闯进房屋了。

黑暗中我的听觉都会异常地敏锐，昏暗的角落里传出一阵阵“咕嘟咕嘟”的吞咽声，不用看就知道一个猎物被其他的同类抢先捕获了，虽然我被那种贪婪的吞噬声撩拨得饥肠辘辘，然而还是理智地退开，从他们身边轻轻绕过去。

我有点恼怒，一路上碰到的不是同族，就是彻底死去的人类，我不知道这个城镇怎么突然就聚集了这么多年轻的 vampire。他们难道不懂得不到万不得已就没必要杀死人类吗？他们的监护者难道不告诉他们，应该维护猎物的稳定数量，以保证充足的食物来源吗？

前方小石屋的马厩下，一个高大的家伙粗鲁地用手捏住一位少女白皙的脖颈，沾满鲜血的尖牙拙劣地在纤弱的脖子上乱啃乱咬，喷涌而出的鲜血沾满了她白色的衣裙，少女张着嘴巴，惊惧地睁大了眼睛，却发不出声来，她挣扎着向我伸出手求救。

可悲的是我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对着鲜血淋漓的场面，我习惯了报以冷静的微笑。看这少女稚嫩的脖子被那个疯狂的家伙啃去一半，软软地垂在胸前。我忍下过去阻止的冲动，正要转身离开，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上。

突袭过来的尖牙差点划伤我的脸，他愚蠢的举动挑战着我的怒气，竟然无视我的骨饰警告。抓住他伸过来的胳膊，侧步一斜，用肩头轻轻往前顶，他的身躯就笨重地倾倒下去，我抓住他的下巴，向后一抬，便听到“咯哒”颈椎断裂的声音。被无礼冒犯的怒气突然无法扼止，捏住他的头顶用力一旋，头颅整个被扭下来，血肉撕开时湿答答的闷响声，在这一片死一般寂静的夜中格外清脆，惊动了马厩旁的家

伙，他抬头看了一眼整理头发的我，还算识趣地逃走了。

女孩的半侧脸已经血肉模糊，唯有发际沾血的缎带还在证明她曾经的美丽和灿烂。

记忆总是在不经意时浮现，想起他将黑色缎带握在手心中送给我时说的话，胸口心所在的位置突然很疼。逝去的声音穿透岁月一直跟着我：你像黑色，黑天鹅般优雅、坚定的黑色。

早已没有心跳的心脏痛得我想大笑，我真正归属了黑暗。

叹口气，捡起她手中掉落的信，走向石阶敲响了简陋的木板门。

“姐姐回来了。”一个欢快的男童声传出，木门“吱呀呀”地打开。

一个苍老的妇人冲了过来：“艾多蒙，不要乱开门！”

看清了我这个不速之客后，老妇人一把将小男孩拦到了身后，向后退去。油灯的阴影中，一张床上还有两个小女孩也慌得挤作了一团。

显然，她们是被我苍白的皮肤给吓坏了。

“你是传说中的吸血鬼吗？”那个叫艾多蒙的小男孩在老妇人身后眨巴着眼睛，随即招来老妇人的呵斥。

对于他的冒犯我一点都不生气，走到桌边坐下，打量着这个昏暗狭窄的小屋，看来生活一点都不优待他们，除了吱吱呀呀的大床和这张缺了条腿、临时用一根木棒顶上的桌子外，没有什么多余的摆设。

苦难总是由弱者承担，这就是命运中不可违抗的法则吗？

我冲他笑了：“艾多蒙？是你的名字？”

他拉着老妇人的手指着我：“祖母，这个漂亮姐姐不是吸血鬼，她没有牙齿呢！”幼稚的话语逗乐了大家，床上的两个小女孩也跑了下来，围着老妇人坐在了桌子旁边。

“我是外乡人，来看望朋友，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我尽量让语气友善起来。

老妇人看起来放松了不少，和蔼地帮我到了碗热汤，灯光在她满是沟壑的脸上投下层层重影。

孩子们狼吞虎咽地咀嚼着桌上的干面包，老妇人向我絮絮叨叨地说着她女婿服役后的杳无讯息，她女儿死于无钱治病，儿子在邻镇干苦力的艰难……

大概太多的苦难让她能平静地接受一切生离死别，讲述起来像在诉说别人的故事。

“你就这三个孩子吗？”我想起门外的那个女孩。

老妇人摸着小男孩褐色的头发说：“她还有个姐姐，年龄稍大，我让她去邻镇给他舅舅送信，最近这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让人活不下去啦。唉！不知怎么，还不回来。”

我摸了摸藏在衣服下的信，希望能询问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艾多蒙困了，撒娇地躺在祖母的怀中，老妇人轻拍着他的背哄他入睡，声音缓慢而沉重：

“前些日子镇上原先去外地耍杂耍的人回来了，他们说什么只要交一定的钱，就能给你无尽的生命，到后来晚归的人一个个死在街头，脖子上会有被利齿咬过的伤口，据说是被吸血鬼咬的。”

“没有人再敢晚上出门，有钱的人家有的去买永生，像我们这样的穷苦人，死的死，搬的搬。这次我就是让小外孙女去通知她舅舅，我们想去投奔他。”

买永生？我撇嘴笑笑，他们以为永生真的很好吗？

是该告辞的时候了。

看着艾多蒙无忧无虑地睡去，我暗暗希望他永远都不要长大，孩子！

将衣裙里的信拿出来放在桌上，告诉老妇人：“这是我帮一个小伙子带的信，他说小姑娘暂时留在他那里。”

她浑浊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哆嗦着抽出信纸：“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明天就过去。”突然她好象想起了什么，一把拉住已经起身的我：“谢谢，谢谢您，高贵好心的小姐，请等一下。”

她从床下的小柜中拿出一个包着黑布的小坛，小心地将里边的

液体倒进一个小木杯，端给我：“您一个人走夜路太危险了，这是教堂的圣水，喝下去神会保佑你的，孩子。”

神吗？他诅咒了我，我也早已背弃了他。

接过杯子我一饮而尽，向她道谢后推门而出。虽然圣水从我的口中到胃里留下了一路灼伤的水泡，引起一阵阵尖锐的疼痛，然而我不想拒绝这个可怜的老人。

该死的圣水。

看着门外女孩残破的躯体，我犹豫了片刻，终于还是没有碰她，事实迟早会来临，至少屋中的老人和孩子今夜是安心、满足的。明天暴露在阳光下的悲伤，我想他们应该能接受。

舔舔上颚溃烂的地方，没有多余的血液，伤口愈合得很慢，我需要地下的寒气来补充。

环视这个不安的小镇，我忽然觉得该留下来看看，于是转身向镇外那个熟悉的地下墓穴走去。